

臨川草廬吳先生道學子基統

草廬吳澄編述

學基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坐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禮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持其志無暴其氣。○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右前貳拾則

易二 論語五 中庸一 禮仁 孟子五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止靜。○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暉。○敬則自虛靜。○有主則虛。○敬勝百邪。○有生則實。○外物不接

內欲不萌。○若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心要在腔子裏。○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定然後始有光明。○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勸戒而自然恭謹。○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其衣冠，正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必重。○正其容必重，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執事，兢兢因敬。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遺，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為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右後貳拾則

周子三 程子十二 張子二 謝先生一

尹先生一 朱先生一

學統

易

書

詩

禮儀
心逸經

周官

小戴禮

大戴禮

春秋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大學

中庸

孟子

石本言十

邵子

周子

張子

程子

右榦言四

國語

國策

史記

漢書

老子

莊子

孫子

八陣圖

楚詞

後語

太玄

潛虛

右支言八

陰陽大論

內經

素問

靈樞

八十一難經

傷寒論

周易參同契

葬書

右末言六

教法

一曰經學

易

註疏

伊川

晦庵

項平庵蔡節齋附

以上凡三家各以一家為主而旁通諸家
他經倣此

書

註疏

東坡

晦庵

林少穎蔡九峯吳才老附

以上凡三家

詩

註疏

歐陽本義

晦庵集傳

蘇黃門解呂東萊讀詩記附

以上凡三家

儀禮

註疏

晦庵經傳

通釋附

以上凡二家

周禮

註疏

王東岩訂義

易芾鄭謬附

以上凡二家

禮記

註疏

衛氏集

以上凡二家

春秋

註疏

啖趙纂例

程胡二先生解

劉氏意林孫泰山高仰崇呂大奎五論呂

東萊張主一集傳止齋后傳附

以上凡三家

三傳

註疏

劉氏權衡

陳止齋章旨附

以上凡二家

右諸經專一經每經各專一家亦須熟讀
經文注文旁通諸家講說義理度數明白
分曉凡治經者皆要兼通小學書及四書

二曰行實

孝 在家孝於父母

弟 在家弟於兄在外弟於長

睦 和於宗族

嫻 和於外姓之親

任 厚於朋友

恤 仁於鄉黨以及眾人

三曰文藝

古文

詩

四曰治事

選舉

食貨水利

數

禮儀

樂律

各依所習讀

通典

刑統

諸書是為擬定教法

前件係以程明道學校奏疏明安定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三考參酌去取

皇元至大四年辛亥著學基學統終

毅往歲受學於

吳先生即得此書伏而讀之者力以來未能有得及沉潛反覆然後知此書誠尊道德性道問學之樞要也志學之士果能於此兩極其至雖希賢希可馴至焉毅寓清江之暇日因書諸梓與四方學者共之

泰定丁卯十一月良日學生臨川歐陽毅識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之一

私錄綱領

箴銘

私錄者吳澄私自錄其平日所作也澄自爲學以來凡有所得則必識之以備遺忘凡有所失則必箴之以示懲劄凡有所感亦必隨寓而爲之辭以寫警戒蓋皆出於心之自然而觸於機之不容已者而非有意於作也舊嘗集而爲錄一依所作之先後而爲之次其見固多未定之見其言亦多有病之言皆不暇銓擇蓋欲使他日觀之因得以考所得之先後驗所

學之淺深今復閉以一二著述附焉以類相從分爲
四集繼此可以續筆于其末嗚呼是錄之成集四五
年矣欲焚之則有所不忍姑存其編而私貯之箱篋
出以示人亦或可以資識者之一笑咸淳辛未春三
月十日癸酉序

箴銘

勤箴

夏而不扇冬而不爐思則徹曉得則疾書我思古人
關洛之儒勤哉勤哉毋替厥初

謹箴

生而請事動言聽視死而知免戰兢臨履我思古人
洙泗之子謹之謹之一如其始

右勤謹二箴景定甲子歲作子始讀朱子訓子帖
而得勤謹二字每常思之竊謂此二字真持養之
要經爲學之先務也勤則德性無所懈問學無所
倦謹則宅心無所放處事無所失苟能依此二字
行則於聖賢之道庶乎其可至矣遂取前所作二
箴筆之方冊以常觀覽於此而自省焉咸淳乙丑
秋九月七日壬寅謹跋

敬銘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謹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右景定甲子歲作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予始以為聖賢千言萬語勤謹二字足以括之故作勤謹箴以廣

朱子訓子帖之意後又以為朱子勤謹二字敬之一字足以該之故又為敬銘以續朱子敬齋箴之作云
咸淳乙丑秋九月七日壬寅謹跋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悌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衆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醉而益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右景定甲子歲作予舊作二銘一曰存養心性一曰涵養氣質後覺命名之未當故前既改存養心性之銘爲敬銘今又改涵養氣質之銘爲和銘云咸淳丙寅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曰癸丑謹跋大哉敬乎至哉和乎其仁義之用禮樂之本乎敬近義和近仁敬爲禮和爲樂敬者嚴肅齋莊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意是故敬則常惺惺地而本心不放外物莫干和則活潑潑地而天理春融人欲淨盡敬則如小程子之嚴厲立尺雪者凜如也和

則如大程子之渾厚坐春風者溫如也敬則如張子之氣質剛毅德盛貌恭肅如也和則如周子之胸中洒落光風霽月盎如也敬則如孟子之秋殺而泰山巖々毅如也和則如顏子之春生而和風慶雲藹如也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巖師側淒淒乎其似秋而不自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其似春而不自知手之舞足之蹈也范氏曰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樂勝則流故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敬與和二者不可偏於一也然愚觀偏於敬而失之離者鮮偏於和而失之流者多蓋敬者必和和者不必敬借使偏於敬而不能濟之以和猶不失為猶介苟偏於和而不能主之以敬則必墮為不恭况乎未有敬有不能和者也若和而不能敬者則有之矣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節下惠聖於和而孟子猶或以不恭病之然則敬勝則離和勝則流固也然與其流也寧離矧未必果離邪聖賢雅言敬而罕言和豈無意哉學者儻專務於敬而能敬

焉則雖不期於和而自和矣故吾於二銘以敬為先而和為後亦周子之禮先而樂後之意云咸淳丁卯春正月庚戌總跋

顏冉銘

我思古人明發不寐卓彼先覺顏冉二子主一持敬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使民如祭非禮勿言非禮勿履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蟬蛻人欲春融天理彼何人哉晞之則是斬絕自新從今以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指天為誓鑄心為記吾雖不敏事斯語矣

右咸淳己丑冬十月二十四日己丑作

理一箴

或問予天子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凝理實主是無聲無臭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己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

一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二天地人物萬殊一實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係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畏天伊何無終食遺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備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全體貫通性為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其清其美則為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為聖人至誠無妄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謂最賤天地與人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贊下甘物為上知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自為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因知可賢聖可學能奈何為人不敢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為百行別為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一言萬語一之異名萬事萬物齊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心為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理一曰實心一曰欽吾皇二年歲在丙寅十有一月壬子之辰作理一箴于以自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

無面雖垢頰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頰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黶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武人然

自脩銘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口鼻手足四肢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

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指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右二銘咸淳丁卯夏四月九日丙寅作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紛兄樓女食色乃得將紛將樓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為欲流乃可聖賢哉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猶謹其獨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躰恣情悅日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口腹如或不是人其天貪淫盡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知節斯二者即所謂禮

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徧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右二銘咸淳丁卯夏四月二十一日戊寅作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既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但加裁抑固不猖蹶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

或敵在內驅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胎猶在守備一疎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闢一日克已聽即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既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殖則善者信無復蝨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爲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優入聖域

悔過銘

穆公悔過爰作秦誓武帝悔過棄輪臺地悔不可有

亦不可無不可無也其可長歟悔雖可有然不可再
是以君子有過則改不遠而復乃可無悔既悔而復
亦猶未害悔而復悔及乎危殆頻復之厲大易有戒
思昔顏子過而不貳有一不善未嘗復行如得一善
拳拳服膺總知差失便不更然慊於已者不再萌焉
思昔太甲度以欲敗其後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
反躬引罪卒為賢君克終厥德推所從來一悔之力
悔心之生良心之萌乘此憤懣大發啓當悔之餘
惟新是圖朝雖為蹠暮可為虞當悔之時不圖改之
是乃自棄小人之歸

右二銘咸淳丁卯夏四月二十八日乙酉作

五興 水 玉 泉 火 義 祥

天理難窒人欲易勝惟不知懲警通情其性爰作五興
于以自省時咸淳丁卯六月九日也

始吾立乎溪湄相彼水之清兮湛乎其燭鬚眉天光
泓其明兮彼癡兒兮淘以泥兮誠可悲兮 右水

始吾陟乎崑西相彼玉之色兮粹乎其無一疵瑩
乎其甚白兮涅以墨兮白其黑兮白其黑兮良

可惻兮

右玉

相彼微泉始涓涓兮積而成淵勢滔天兮以汨

汨兮以沒沒兮一滴之泉不可忽也如欲遏之迨其方出兮

右泉

彼火熒熒一明星兮煽而燎原燄張天兮不可通兮矧可止兮一燼之微不可欺也如欲撲之迨其微之時兮

右火

一粒莠稗苗之害兮曷其除之維農夫兮勿使能育月兮恐賊嘉穀兮其除之兮根尚宿兮雖除之兮害猶蓄兮假以歲月危其生兮根吾之稊莠吾杭兮周任有言必絕其本根兮

紀夢

右莠稗

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不云乎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之有雷動蕩九垓擊無不摧震無不頽陰包陽外陽奮陰內相薄相軋響聾聵聵當春一轟啓蟄發萌土脉以酥萬物以生斷石碎鐵巨本奄折凡遭之者罔不糜滅起天之旁將奮將揚其聲鏗鏗若尋若常金蛇一掣過眼一瞥其聲烈烈如破如裂其在於易與風交激雷風為恒風雷為益與雷而同曰噬嗑豐豫出地奮復在地中雲雷屯卦雷雨作解山上小過澤上歸妹山下則頤澤中則隨天上大壯天下無妄游而為震其威尤迅震驚百里驚遠惟通

大哉夫子象傳示警君子以之恐懼脩省恐而戰戰
懼以兢兢是以君子雖夜必興謹脩其身思省其過
是以君子衣冠而坐心神念慮無敢不敬事為舉措
無敢不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慄慄危懼若墮于深
彼天之怒有時而舒此心之敬無時而渝彼天之威
有時而霽此心之畏無時而替維昨之夜仲春之晦
于彼中宵形諸夢寐目有所見赫然電明耳有所聞
劃然雷聲夢中自言恐或有愆天譴予也亦儆予焉
夢中自喜欲圖勉勵恍然而悟肅然而識吾心即天
至靈至神雷形諸夢雷固非真所責此心隨觸隨覺
豈必真雷而後惕若我問天君如何則可天君答曰
嚴師事我凡汝一身我實為主範我馳驅攝以規矩
以理制欲以志帥氣靜而居仁勸而由義功深力到
全體渾涵與聖人一與天地參予旦而起筆之於紙
常冥于懷自強不已咸淳四年春三月朔壬子之辰
此箴爰作

矯輕銘

吾聞君子不重不威立屹然而如山坐凝然而如尸
足縮縮如狐之疑手翼翼如翬斯飛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欲言則如有鬼物捫其舌其動則如有枉結構

其體毅然兮色不可犯儼然兮人望而畏將矯輕而
爲重如揉曲而爲直變惡質以爲良最不可以不力
能循是而學焉可進進乎聖域

警惰銘

漏下一滴問天行幾萬里一日而一周無時暫停止
天以理賦物人獨得其全天特大於人人特小於天
形有大小理則一焉天行不息人所當體日有孳孳
斃而後已禹寸陰是惜舜雞鳴而起相大聖而且然
矧狂簡之小子是必勵自強之志變昏惰之氣終日
乾乾夕猶惕厲晝無息之敢閑坐待旦而不寐見堦

未見止後生誠可畏失今而不爲忽覺老將至于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道體本若是我心當何如宰予
晝寢夫子深誅朽木兮糞墻何可以雕朽勇猛奮躍
而不已造次顛沛之不渝雖超賢而躡聖亦豈俟乎
改途惰之不警自棄也吁

右二銘咸淳戊辰夏四月望日作

訟惡箴

吾之一心其德本完養而無害心廣體胖少有間之
兢兢不安是以此心閑之惟艱大哉仁乎人之安宅
伊欲求安謹無戕賊惟理是循一私必克纖欲尚留

安胡可得所謂欲者豈必在事念慮微差滔天私意
天理至安曠而弗居人欲至危甘遊其途謂吾無知
思亦嘗至知而復蹈何如其知謂吾無耻心亦知愧
耻而復爲何可謂義嗟予小子氣質汚卑用力於學
有年于茲累月檢束成之不足失在斯須壞之有餘
險哉人欲匪不克灼猶爲牽引而不自覺賊吾心德
害吾天樂爰作此箴以訟其惡

右箴淳化辰夏五月二十六日丙子午前作

謹言動箴

吳澄作以自警也因以告我友朋焉

君子所重惟言與動凡言必敬凡動必正謹言伊何
言必可即辯事說理讀書誦詩鄙俚之辭褻慢之語
一出諸口如茹糞土謹動伊何動必可式周規折矩
趨徐拱翼毋傲毋輕毋惰毋側雖在暗室如對賓客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夫子之學顏子是傳容遠暴慢
辭遠鄙倍曾子之學敬子是誨大聖巨賢惟此之謹
嗟予小子其敢弗盡天資匪高俗染彌深不能自覺
以蕩其心江流滔滔砥柱屹立往不可追來猶可及
曰維茲辰賞朔更新感時惕悔痛省厥身幸未之春
三月初吉爰作此箴以自糾詰

右十二章章四句

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於是辟紂之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西伯卒其子發嗣為西伯十有三年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發既勝殷而王天下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來薇而食遂餓而死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知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

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
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聞有非之者也彼伯
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獨耻食
其粟餓死而不顧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澄聞之曰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心安理順
君臣父子昆弟之倫得二子者其聖人之徒與其聖
人之徒與聖人人倫之至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夫子稱其無怨余覩軼詩異焉夫
史公信之何哉予於是采傳中事實而削其所可疑
附之以聖賢顯微闡幽之辭若太史公語則無取焉

天道一節蓋出傷已憤世之私雖非所以論夷齊而
余之未能忘其不平則古今同此慨也故不以其言
之不合道而姑繫之篇末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
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
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
哉盜蹠日殺不辜膾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倚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

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春中讀太史公書更定伯夷一傳尋失其藁恐遂遺忘因錄於此云戊寅冬十月辛亥朔吳澄記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之一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第二

雜識

或問性愚曰性者天所付於我之理純粹至善者是性也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也孟子所以言性善者謂此也曰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然是性也實具於五臟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付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為五臟百骸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

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
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知昏明之
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知覺
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是氣稟者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
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即理也斯言盡之矣
荀揚韓子不知此理皆指氣質以爲言而各立一說
以與孟子競嗚呼彼豈知孟子之所言視何者爲性
而指性爲何物哉至我朝歐陽公司馬公蘇氏胡氏
皆一代大儒而於此猶不察焉他何足責信矣夫性
之一字非真有見於道體者不能知也意孟子而後
向微周程張朱數夫子性學其泯矣景定甲子秋九
月甲戌肫謹識

二

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常存敬畏
雖已所不睹不聞亦不敢忽也吾未舉手足之時目
未見其動也而已兢兢乎戒謹惟恐其動而或不敬
不待徵於色而後喻也吾未出辭氣之時耳未聞其
言也而已業業乎恐懼惟恐其言而或不信不待發

於聲而後喻也故中庸首章既言此而末章復引不
愧屋漏之詩而言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義
密哉

三

博學於文者窮理也約之以禮者居敬也故曰持敬
觀理不可偏廢此之謂也

四

博學者讀書論人處事觀物無所不學有一理不通
一事不能非博也蓋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
故能錯綜之以有所疑而質諸問審問者難疑答問

不寧反復詳盡於問若匆遽急迫粗畧鹵莽非審也
蓋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講明之以發
其端而反諸思學於己問於人此二者皆得於外者
也苟徒從事於記誦口耳而不能反之於心以驗其
實則是徒徇外夸多以爲人而非反身窮理以爲己
亦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其所通之理所能之事
所質之疑所聞之訓亦皆在外之物而非自得於心
者故又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一融會貫通而
凡學之所得問之所聞皆我之所自得然使其思也
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正則

又過苦而有傷故思又不可不謹夫既已因其學問
之所得而謹思之則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辯又因
其思之所及者而明辯之乃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
行辯者無他即其所思而省察於念慮之微決擇於
事爲之著剖判分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已然
使其辯也見或弗真則羞之毫釐纏以千里故辯又
不可不明夫既辯之明矣則知得其爲天理當行其
爲人欲不當行於是擇其當行者而行之然使其行
也或自善於半途或功虧於一篲則亦終不可至故
行之又不可以不篤學問得之於外者也思辯反之
行五者之序也

五

朱子大學章句曰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
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又
當見之今不盡釋也竊朱子之意引而不發蓋欲使
學者深思而自得之竊嘗伏讀其書深思其故敢妄
爲之說俟咨之識者而考正焉首章先言克明德以
明文王獨能明其明德而衆人不能則人之未能明

其明德者不可不求所以克明其明德也然欲求所以克明其明德者當如之何哉蓋人之明德即天所以與我之明命也自天所付於人而言則謂之命自人所得於天而言則謂之德其實則一而已然常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而不察乎此是以昏昧蔽塞不能自明至於格其性而忘之也故欲求所以克明其明德者必常自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有察焉則必能因其所發而致其學問思辯推究之功又能因其所明而致其存養省察推行之實則吾之明德亦得以充其本體之全以無氣稟物欲之累而能

明其大德與堯無異矣此所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書皆自明明德之事也故曰皆自明也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自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自在夫天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

下章盤銘自新之意也。次章首引盤銘之辭者，朱子謂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乎此。朱子所言其旨明矣。蓋能如此，則明德常明，而所以自新者至矣。能自新如此，然後可推己之自新者為之標準，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振起作興其自新之民。既自新之至，而推以作興其自新之民，則是己德既新，而能推以新民，將見民德皆新，而天命亦與之俱新矣。故如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十有餘年，至于文王，明德日新，能作興於上，以新民，而民德亦新，故天命之以有天

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故自
新既至則有以作興而民德皆新夫之視聽在民故
若能作興而民德皆新則天命之新亦隨之矣此自
新而新民之極效一至於此是故君子之於自新與
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至之善皆欲止於此而惟恐有
一毫之不盡而未至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
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
新如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
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
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
新著新民之效也此言能自新而新民者有如此之
極效是豈薄德小善之所能哉此君子之自新新民
所以必用其至極之善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
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
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自新新民皆欲止於極至之
善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
止之說也三章首言邦畿乃民所居止王者之畿民
皆廬居族處而止息於此所謂止者居者不能外此
而不即固止於此也行著亦不能舍此而不反反必
至於此而後止也此即上章所謂極者之義此言民

之止居於邦畿以明凡物莫不各有所止之處而天下未有無所止者豈以人之爲道而無所止之處哉然此特汎言凡物各有所止之處以明人道亦必有所止而人之所止又非汎然如民之止於邦圻而已也是故鳥於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不汎然而止也必擇夫丘隅岑蔚之處而止焉豈以人爲萬物之靈靈反不如鳥而不知所當止之處乎然則鳥猶知所當止之處則人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而人所當止之處向在昔者文王則能生而知所當止者矣故其一心天理渾然常連續光明無一不敬而安然以

止於其當止人之未至於文王者豈可不學而求知所當止之處哉蓋人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是以凡人所當止之處爲人君則所止在於仁爲人臣則所止在於敬爲人子則所止在於孝爲人父則所止在於慈與國人交則所止在於信其他日用常行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所謂當止之處也此乃程子所謂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指名故姑以至善目之者朱子所謂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文王所以緝熙常敬而安所止亦不過此者茲所謂至善而人所當止之處在於此

也然人固當止於此也而所以求其止於此者當如
之何必也講論誦習以格物致知而講於學者如治
骨角之既切以刀鋸而復磋以鑪錫精而益求其精
省察克治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者如治玉石之既
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密而益求其密如是則物
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瑟僞恂慄之存乎中所謂
充實之謂美赫喧威儀之著於外所謂有光輝之謂
大睟而盡皆其效驗蓋有必至焉者此其得於身之
德如此其盛止於理之善如此其至則天下後世之
民亦不能忘之矣此蓋明明德止於至善之極效而

足以新民者朱子謂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
新民之端是已又繼此民不能忘之語而引詩曰嗚
呼前王之不可忘蓋其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故能使
其後世嗣王賢士仰其德業之盛而賢其賢思其覆
育之恩而親其親使其後世小民野叟含哺鼓腹而
樂其所以遺我之樂耕田鑿井而利其所以遺我之
利此其所以既沒世而其後世嗣主賢士小夫野人
思慕之而不能忘者非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之
而然乎此蓋新民止於至善之極效而本於明明德
者朱子謂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

是已玄鳥詩後言物各有所止以起下文人當知所
止之義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
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
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
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淇澳切磋琢磨承
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
由此蓋示於至善之方也瑟僖以下言明明德得止
於至善之極驗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
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驗以著
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淇澳一節

道學自脩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故朱子以
爲言明明德之所止烈文一節親賢樂利包得齊家
治國平天下故朱子以爲言新民之所止夫既明明
德止於至善而恂慄威儀之效如此新民止於至善
而親賢樂利之效又如此則斯人也以斯德也臨斯
民也是其已德既明自然有以大畏服民之心志而
使之去惡遷善以自新故其聽訟雖無異於人而自
能使之無訟也斯人也可謂知本矣言知以明德爲
本新民爲末故但務明其明德而自足新民與世之
棄本而不知明其明德乃區區於分爭辯訟之末以

新民者異矣。蓋上章淇澳以明明德之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者，是能明明德而後足以新民也。故此章言聖人已德既明，然後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自然無訟而足以新民也。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其由是觀之，則朱子所

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豈不信哉。

六

朱子有言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自今以往，必使此心無一毫之蔽，此身無一毫之玷，舉措施為無一之不敬，視聽言動無一之不正，不使天理有須臾之間，不使人欲有纖芥之留，夫然後神氣清明，義理昭著，自能尋向上去，所謂下學而上達，庶可以入於聖賢之域，而不至淪於禽獸之區也。嗚呼！戒之哉！念之哉！敬之哉！咸淳乙丑秋八月五日庚午記。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集註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朱子集註曰知而不為是無勇也澄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為而不為其懦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為所不當

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澄按包氏舊說謂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朱子集註所引揚氏之說蓋亦祖此是說蓋謂古人已有所不知則以待乎後之知者已有所不能則以資於人之能者能舍己以從人不自欺而妄作也夫子謂於昔猶及見之今則世變日益下人心日益薄而亡此風俗矣故有所

不知則穿鑿附會以求其通而自謂之知必不肯闕之以俟知者而自處於不知也。有所不能則勉強矯飾以護其短而自謂之能必不肯借人以資其能而自處於不能也。故揚氏以爲悼時之益偷然。朱子既引揚氏之言而復引胡氏之說以爲此章義疑不可強解。豈以揚氏祖包說爲未必當與嘗聞一說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是史冊之文前後皆闕文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及見史冊之闕文有七字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謾記於此。未知是否也。

九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則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子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

害之是自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笑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夫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

聖之終身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於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子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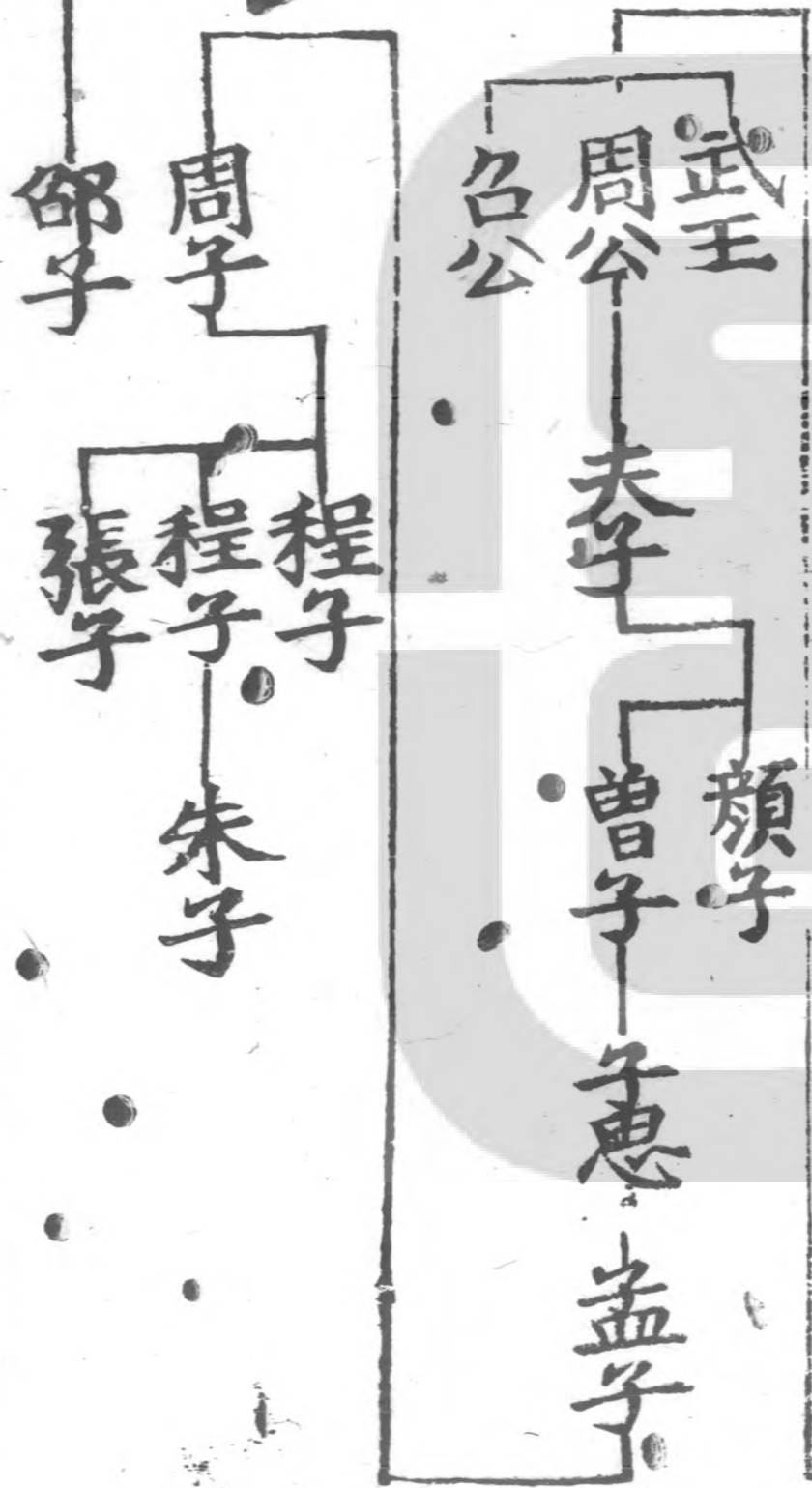
者必能繼志善繼志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
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
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
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志於善繼志善繼
志者然後有以善述事也

十道統

道之大原出於天羲農黃帝繼天主極是謂三皇道
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帝高辛繼之通
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臯君臣也而並此唐虞之際
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傳說生於

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
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
始教授弟子而惟顏魯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我朝周
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傳於千載之下其時有邵子
者亦非常人也二程子則師於周子張子則友於二
程而傳其學中興而後又有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
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
道正脉賴以不墜通而言之則堯舜而上道之元也
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道之利也濂洛閩閩

道之貞也分而言之則羲農其上古之元乎堯舜其
 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
 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至於周子則
 我朝之元也程張則我朝之亨也朱子則我朝之利
 也然則孰為我朝之貞乎哉未有也然則其責可以
 歸所歸哉不可也嗚呼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丁
 卯六月望 右道統圖



十一

聖賢之學但在天理人欲上用功天理之發苟不剛
 以克之吾未見其不為人欲所奪也人欲之萌苟不

剛以鋤之吾未見其不爲天理之賊也昔程朱夫子
皆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絕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
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愚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
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夫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
死也而已嗚呼可不懼哉可不念哉况天之所以拂
亂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者方新乎則又安可不改
過遷善而滌其舊染之污以圖自新也嗚呼可不學
哉可不勉哉咸淳丁卯九月戊申謹識

十二

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矣自今以往苟乘此
一念之怨悔而擴充其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循
不改而顛冥於人欲則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
身也者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以生我
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至於此極
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天地之所以與
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
極也嗚呼人懵不知道而身不行道猶云可也今亦
既畧知道矣而乃至於違道無乃小人而無忌憚之
尤者乎嗚呼何其繆矣若斯之甚也咸淳丁卯九月

天之生是人其生也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心統性情者也性具於心情發於心而言則心之聲也情動於中則外必形於言昔人之所以作詩者由此也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愚謂三百篇未必皆然而其間發憤而作者蓋亦有之矣夫羞惡知覺人皆有之愚猛省昔懵不知道時凡動作云爲之繆心術念慮之差安然處之恬不知怪其後畧有

凡識則凡一有非義理之正而不得其本心之安者其羞愧悔恨之情火於中而泚於面必至泄於辭以自道其惡而後其情得以少紓焉此無他羞惡知覺之真心發見自然而不能自己者也故凡吾所作之銘銘言語因有過而爲之者過半嘗觀於詩賓之初進迺衛武公悔過之作而抑戒之篇亦武公自警之辭也非其有過而爲之與何則無爲而言者其辭和以平有過而悔者其辭激以切今觀二詩辭氣奮厲旨意勤懇若將唾罵其身斥指其慝而惟恐其或怒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衛

武公之二詩其亦予所作之類也雖然過而惡惡而悔悔而言其視向之懵無所知固有間矣然亦豈願其常如此哉易不云乎類復厲周子以人生不聞過為不幸而尤以無耻為大不幸者其意亦然咸淳三年丁卯冬十二月癸丑朔吳澄題

十四

孟子而後道學無傳儒者惟知以記誦詞章為事宋興大賢輩出覺癡指迷學者始知天下學術固不止於前二端之陋而已也新安夫子訓釋四書以惠後學使世之學者由是而學焉德至溼也今世之士皆

知尊尚其書而樂誦之矣曾不知四書中之所言者果何事也右聖賢之所學者果何學也嗚呼漢唐之儒不知讀其書而不能行其言者吾無貴焉已矣今世之士知讀其書矣乃徒慕其名以為高而不究其言其可用徒知從事於口耳而不知反之於身心終身誦之而不知一言為可行不亦四書之罪人也乎澄為此懼不惟不敢實亦不肯令之世果有願與我同志者乎若有之吾將與之遊于以共學焉咸淳四年戊辰春二月二十七日戊申吳澄題四書後

十五

賦之名何始乎詩有六義一曰賦然有比焉有興焉
有一詩而全賦比興三體者焉不獨賦而已矣雅亡
於東遷風終於陳靈刪詩之後不復有詩六義隱矣
楚屈子遭謬放逐寫其忠愛眷戀之心誠貫金石光
奪日月其辭則興少而比賦多故後人或名之曰賦
定之徒從而和之然高唐等作已非騷體其後遂
為漢司馬揚班之賦豈復離騷比哉然擬以今之賦
則相去又不知其幾等也而子雲猶且謂之壯夫不
為使見公之賦則其言又當何如子雲身自好之猶
為此言使不為子雲者則其言又當何如厥魏至唐

愈昌愈變愈卑獨隋李諤能覺其繆曾謂今世之士
大夫而所見反出於隋人後乎愚嘗愛致堂胡先生
之言曰詞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遠矣聲韻四六本
於詞賦而不逮賦又遠矣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
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採摘對偶一類爭奇
一字競巧緝續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
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為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
路一旦得官回視曩昔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
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嗚呼昔哉言
也然則今之賦其可醜也如此則將絕之而不為乎

曰朝廷方以此而設科布衣必藉此而進身士如有志於遯世離群則可矣然不仕無義愛身獨善亦聖賢之所不計則亦始從俗而爲之可也第所學則當求之於此外焉尔孔子之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何況於賦咸淳四年戊辰夏四月九

十六

人之一身具耳目鼻口而爲全人其或目而眇焉足而跛焉則皆以爲廢人矣爲其身之不全也人之有是疾也蓋未嘗不恨其身之不若人也人之見是人

也蓋未有不懼其身之或若是也然有不幸而出於疾則固付之無可柰何其或幸而無是疾而得爲全人顧乃不循理不畏法以至蹈於黥劓髮刑之辟而有甚於跛眇之可耻可惡焉者當此之時雖痛自思欲翻東海之波以湔洗其前日之所爲而買其身之復全豈可得哉夫黥劓髮刑顯然有迹而可見者也猶或不知避以至於陷焉而後悔則夫無黥劓髮刑之迹而其可耻可惡之實猶有甚於黥劓髮刑者固宜冥然入於中而不自知也嗚呼人之一身幸而得爲全人而乃不自謹重以至陷於刑辟矣則

亦將如之何哉其亦畫今以始而自新焉可也悔往者之不可及則亦圖來者之無或再焉可也雖然孰若謹之於初者之為得哉一非足以害萬善而萬善未足以蓋一非也縱使後之善可以蓋昔之非其視夫終始粹然無一次者固有愧矣然則君子之有意於身而免過者其亦於其初而謹之也誠既不能自其初而謹之則亦及其未至於是而速改之也哉不能謹於初又不能改於中而所以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焉其亦可哀也已然則君子之有意於改過而遷善者其可不深思而熟慮於斯與咸淳庚午

秋七月丁未書

十二

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為心而已矣人而常以父母為心則所以謹其身者將何所不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喜焉為行必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事君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名位之貴而不慕也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貨財之富而不慕也惟知父母之可慕雖有聲色之紛華而不慕也一瞬息之間未嘗忘父母

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之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為庶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然人能思所以孝於親則自知所以謹守其身矣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為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至哉言也學者苟能深有體於其言則於父母自不能忘而於身自不能不謹矣克之以至其極則雖去舜文王亦不外是嗚呼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與前日吳澄書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之二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第三

雜著

謁趙判簿書

二月五日學生吳澄謹齊沐裁書獻于判簿大著先生前澄嘗謂天之生豪傑之士也甚不數也世之稱豪傑之士者吾感焉世有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如曹操之狡猾為豪傑者矣然而如曹操輩者天地間亂人也果豪傑之士云乎哉又有以顛冥於詩酒放浪於形骸如晉人之曠蕩為豪傑者矣然而如晉人等者天地間棄人也又果豪傑之士云乎哉

然則何如斯可謂豪傑之士我朱夫子所謂才智過人者是也夫所謂過人者度越一世而超出乎等夷者也戰國時天下靡然率爲功利之趨而其間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如楊墨之徒者抑又滔滔也且當是時也孔子徒黨盡矣而有孟子者生乎其時挺乎其才不趨於功利不惑於楊墨確然願學孔子何其壯也卒之得吾夫子之傳者孟子也以戰國之時而有孟子蓋曠世一人而已嗚呼孟子其真豪傑之士也歟故其言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味斯言也可以想見其人矣孟子死

聖人之學不傳曠秦漢三國至隋唐五季年有餘年學者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說而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僅有一韓愈奮然而出因學爲文粗有所見而終於見道未明去道猶遠然亦以自竒爲難得其他益不足數也已至于我朝天用文治篤生異人周程張邵一時迭出嗚呼盛哉夫斯文之喪久矣世之人其父兄相與講明師友相與傳習以爲學者果何事也而周子乃獨能超然默悟此道於千載之下工程子又獨能以周子爲師而從學焉張子又獨能與程子爲友而慨然以吾道自足何事旁

求至於邵子則又獨能默悟天地之化窮極象數之
微尤人所難能也數夫子之見可謂高出一世之右
矣非蓋世之豪傑而能之乎然當時遊程張之內者
未能得程張之道南渡以來去程張殆將百年而閩
中有朱夫子又能集數夫子之大成則朱子又中興
以後之豪傑也朱子沒至今逮將百年矣以紿朱子
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今世之儒所學者果何學
也要不過工時文獵科第取溫飽而已嗚呼陋矣哉
或稍有見識與之言及聖賢之學其刻訥者則笑之
曰迂闊其忠厚者亦不過曰可施之議論而難形諸

踐履至於矯詐者則又竊取其名以欺世吁聖賢之
學皆切已事而乃曰迂闊聖賢之學正在躬行而乃
曰但可施之議論聖賢之學不誠無物焉已爲人間
不容髮而乃竊取其名以欺世皆聖賢之所不勝誅
也斯人也縱或擢高科登顯仕愚不知朝廷亦何用
於若人哉澄生十有九年矣家貧不能從師惟大父
家庭之訓是聞幼年頗以能屬文而見知於人然當
時所能者舉業而已未聞道也年十有六始知舉業
之外有所謂聖賢之學者而吾未之學於是始厭科
舉之業慨然以豪傑之士自期必欲爲周程張邵朱

而又推此道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也試嘗實用其力於此則豁然似有所見坦然若甚易行以爲天之生我也似不偶然也吾又何忍自棄於是益務加勉以窮盡天下之理雖力小任重如蚊負山所學固未敢自是然自料所見則加於人一等矣嘗謂我臨川之邦前後人才有玉荆公之爲人非常人也然與程子同時而不與程子同道有陸象山之爲學非俗學然與朱子同時而不能與朱子同道吾以此懼所恨者天不憖遺大父即世家庭之訓旣已無聞而又僻處窮鄉所與處者皆田夫野人固未嘗有一達者遊

吾里而過吾門也况可與爲師友而資其教道講明之益哉恭惟先生簿於斯邑其爲政也六皆稱爲公明廉潔而澄也於頽簷敗壁之下亦嘗聞先生之風矣以人所稱已所聞者推之則先生之學似非俗儒之所學者矣第以官民之間無自親炙未得以一覩賢人之光而窺先生所學之萬一會先生有民事於吾鄉而過吾門竊於道途望其容貌淵乎其似道儼乎其一如君子也且以爲窮鄉僻途商旅鮮行之地而先生忽過其門此誠空谷之足音也於此而不一見焉是自絕於先生也敢修咫尺之書迎謁道左

冀聞一言而終身佩服之儻先生不以夫子之待孺
悲者待我而贈之一言幸甚幸甚澄嘗以張子之爲
學有得則識之故自爲學以來少有所見無不備錄
有草藁在未敢以爲獻若予其進尚圖繼此而來印
正於先生焉先生請無以獵先儒之名而欺世者例
視不宣

發解謝繆守書

十月三日門生鄉貢進士吳澄惶懼百拜獻書早判
府節制監丞侍郎先生閣下澄嘗謂古之仕者必學
今之仕者不必學乎張學于祿而夫子以謹言謹行

告之則是古之欲干祿者必於言行焉致謹言之下
謹而招尤行之不謹而招悔則祿也終不我及孟子
亦謂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今之人不脩其天爵
以要人爵是雖戰國之時之人獲人爵而棄天爵初
不長道然於其始也亦不容不脩其天爵以要之猶
未若今世之人自初及終曾不一知天爵之爲何事
而人爵直可以唾手取者愚所以謂古之仕者必學
而今之仕者不必學也夫今之學者自其羈中成童
時父兄已教之讀書矣晨對面曦之窓夜焚繼晷之
膏其用心蓋甚勤其用力蓋甚勞然學其所學非吾

所謂學也。蓋愚嘗與今之學者共學矣。問其所讀之文則曰時文。問其所脩之業則曰舉業。問其所志則曰吾將以釣科第。媒爵祿而利身肥家也。嗚呼！士而如此其可謂陋也已。澄生廿有二年。五歲而讀書。七歲而能聲對。九歲而能詩賦。十有三歲而應舉之文。盡通。自以為所學止。於是矣。年十五六。因玩先聖先師之格言。而知先聖先師之所學。有固不止是也。於是始欲息乎其所已學。以勤乎其所未學。日取大學論語孟字中庸四書讀之。而以灑洛關閩諸君子之說參焉。其於大本大原固已畧能窺破。至於聖之易行者。又已竊取其一二行之於家。而以之事祖先。而以之事父母。而以之事長上矣。顧嘗深惡易書詩春秋四經中間諸儒以象象襍於本經之中。而易亂以小序冠於各篇之首。而詩書亂以三傳之說解春秋。而春秋亂若易與詩。則紫陽夫子已嘗正之。獨嘗與春秋猶有欠整理者。甚欲集諸家之善為之訓說。以補先儒之未及。而破千古之舛訛。固嘗畧開其端緒矣。然而飢寒窮困拂亂其所為。科舉事業又從而分其心慮。雖此志字不可奪。而終不能不窘於掣彊書之時者也。比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棘闈。非曰求免。

於貧賤而貪即夫富貴也蓋欲脫去科舉之累略專
意於聖賢之學而已有司不以其文不能高壓時流
而棄之乃擢而寘之三十九人之内因是之故姓名
始通於先生之前夫諸侯薦人於天子古也今之郡
守固古諸侯職然今之世自非以無用之文爲有司
所取則雖有曾閔之孝夷齊之廉其姓名亦無自而
通於郡侯亦無自而薦之天子今澄之姓名旣幸而
上聞於先生矣竊惟朝廷科舉於覆試猶嚴焉蓋欲
取實才也然愚謂與其取實能文者顧不若取其實
有行者也有司旣取其文而先生遂觀其志察其學

而考其行此澄之所深望於先生也僕先生有以教
誨成就之而獲大用於世則必非但知有身有家而
誤朝廷禍天下者庶乎可以無負於先生爲天子求
實才之意今者之來隨例具啓以謝先生大造作成
之賜每科之常禮然而麗葉駢花組織四六乃平
生之所不爲貢諛以求人之悅己自獎以求人之知
己亦素心之所深取用是不敢以同乎流俗然亦不
可以默然而已也敢以書謝惟先生擇焉不宣備澄
惶懼百拜。

謝張教

十月日具位吳澄惶懼百拜致書府博秘書郎卿先生講席前澄聞三代之時取士於庠序之中其後校庠序既廢獨州縣間有學然州縣雖有學而教養亦無法春秋二補徒以無用之文而試之是以就食於學者類多輕薄無行之士稍有無恥者則以不脛而至於學爲高澄也生於窮鄉不得時游郡學以承先生之教而講明古者大學之道比者承親之命而來試於秋闈幸爲有司所錄因得進謝於先生然而組綴駢儷之文諂諛夸大之態乃平生素心之所耻爲者用是更不具四六啓以爲先生玷始以書而陳所

志幸垂察焉澄生五年而讀書七年而能聲對九年而能詩賦十有三年而應舉之文盡通當是之時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年十五六始恍然有悟於聖經賢傳之中始知科舉不足以爲吾學而欲探夫孔孟之傳尋陸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已數年于茲柰何學力微末勝物欲昏消消始欲達又被黃流吞今生計有二年矣未始云獲也不過僅能有見於大意而已矣然而俯視俗儒之泛溺於俗學而不能自拔者則未始不心笑而矜憫之也有如今秋馳逐萬人之場而相角一日之技非曰欲以謀利祿而

梯顯榮也公欲進對天子之庭以據其致君澤民之
蘊私欲釋去舉業之累以遂其讀書脩己之心而已
儻得直言天下事於大廷親策之辰以少吐平時所
學之萬一然後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則澄
之志願得美俟其德器成就達可行之天下而後行
之庶乎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誤蒼生也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此愚志也若夫幸科第之就手慕榮途而動心
則非愚之所志先生其許之否不備澄惶懼百拜

張教復書其惶恐再拜謝恩殿元台座某比承

以英妙之年登賢能之選北固人所夸以為榮而
吾子獨慊然以學未見道為急而欲有所述以傳
後玠函委貶陳誼甚高吾子之志古人之志也僕
長於吾子十有五年少時亦嘗有志於此嘗讀通
鑑患其有與正史牴牾而首尾斷絕欲為一書以
廣之抱此志十餘年殊未能就試嘗舉以語人則
強者怒罵弱者嘻笑僕亦慙焉然則年未高學未
至而輕出焉未有不蹈僕之愧也以吾子之志充
吾子之學善寶而藏之它日學成僕願北面區區
欲言不能更僕謹白某再拜

謝程教

十月日具位。六澄惶懼。百拜致書。府博秘書郎鄉先生。講席前。澄嘗謂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自我朝程夫子出而後。有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澄也。歐科舉之業而欲學夫子之學。久矣。嘗恨不得生乎其時。游乎其門。顧徒私泚。文於遺編。而想慕於異世。雖寤寐間。如或見之。蓋今之世。有程其氏者。亦莫不願識其人。以少慰予心之所思。今先生職教於吾邦。澄也。一觀先生之姓。恍然若河南二夫子之復出於今也。柰以處於窮鄉。遠於郡庠。不得以挹坐間之。春風立

門外之尺。雪未嘗不為之怏怏。今秋試于棘闈。幸為有司所錄。因得進謝於先生。惟四六之文。乃平生之所耻。為用是更不隨例具啓。以獻。聊為言程夫子之所學而求印正於先生焉。蓋澄聞之人之生也。其心之所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發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其身之所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日用之間又有萬事萬物紛至沓來之變。吾之一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心所具之理。即天下萬事之理。理之散於萬事者。莫不統於吾心。理之具於吾心者。足以管夫萬事。天下有無窮之事。

而吾心所以應之者有一定之理人惟不能有以存其心而無以爲一身之主不能有以盡其心而無以知天下之理是以徃徃皆出於私意人欲而不能自反也程夫子之教人也使人居敬以存夫心如主人在家童僕之職各供其使令而不紊賓客之來各隨其所應酬而無差使人窮理以盡其心如善知路之人知適某處當從此知適某處當從彼如善識秤之人知某物爲若干銖知其物爲若干兩是以處君臣則盡君臣之義處父子則盡父子之仁處兄弟則盡兄弟之禮處夫婦則全夫婦之別處朋友則全朋友

之信以至處天下之事亦莫不各有以當其當然之則此釋夫子教人爲學之大畧也愚生自十五六時已有志乎此今用工七八年矣顧爲科舉之業所分而未得以專繼此儻得免於科舉之累而從事於此焉則吾之志得矣若夫一舉及第做狀元而便謂終身事業已了當者鄙人也愚竊耻之乃所願則學程夫子先生同姓人也家世之所傳果亦有異聞者乎願以教我不備澄惶懼百拜

程教復書某皇恐拜稟新貢正奏狀元秘著某物惟郡國勸駕以賢書上天子茲公選也奚容私謝

為哉其情見乎辭非以聲音顏色拒人尊兄不諒其真雖脫畧乎儷牘猶春容乎大篇且首接淳正二公以為况二公春融坐中一團和氣雪立門外儼若水壺其學未見聖於二公不能為役姓所同也而舉是以擬之不以倫矣此正昌黎所謂不敢當不敢當者也然厚意難虛辱良月次朔倚席湖堂亦惟士友間以外物之得喪為內心之戚欣曾以孟氏良貴一篇為士友敷繹之因以求教儻於趙孟之貴不逐逐其欲有貴於己者不昧昧其思其庶矣乎有暇過我又得面叩所疑切幾台照右

謹具拜復十月日從事郎宣差撫州州教授兼臨汝書堂山長暫權通判程某劄子 答程教授講義 見後

謝愈幕

澄嘗觀姓氏家以吳為出於泰伯虞仲之後此固未可知也然以理論之則天下之姓其流派雖至於千百千萬而其初必同出於一原此程子所以謂同姓當推親親之念也先生之官于此邦也公則於澄有師長之尊私則於澄有父兄之親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澄之所望於宗

先生者政不淺澄生二十有二年矣五歲而讀書七歲而能聲對九歲而能詩賦十有三歲而應舉之文盡通當是時也自以為吾之所學足矣年十五六始恍然有悟於聖經賢傳之中而妄意欲探夫魯鄒濂洛之傳用工垂七八年固已畧見大意世俗之嗜好一無所入於其心而爵祿之顯榮舉不足以動乎其間有如今秋承親之命而投應舉之牒非為掇取科第計也欲求釋去舉業之累而專意於所學焉耳今者幸為有司所擢而得以進謝於先生惟四六之文乃平生之所耻為用是更不具啓以獻聊以書而陳

所志伏惟先生推父兄所以待子弟者待之澄也願安承教不備

謝推幕

澄嘗聞伊川程子以少年登高科為人之不幸然澄十五六時已慨然厭科舉之業思欲務聖賢之學稽至于今凡七八年非不畧見大體然而工夫終不能無間斷者豈非科舉之業有以分其心而然與明道提子晦庵朱子蓋皆少年登第者也然則自無志於學者言之則少年登科固為不幸自有志於學者言之則少年登科乃為大幸與澄也生二十有二年平

居立志不肯以俗儒之學自足其承親之命而卒應
舉也非曰欲以極顯榮而謀利祿蓋欲求脫科舉之
累以專意聖賢之學而已今者幸為有司所擢天其
或者使澄得與於斯文歟先生實為我郡侯之僚幕
於禮不可以不諳然而四六之文乃平生之所耻為
用是不敢循例以詩為瀆聊以書而陳所志惟先生
觀其志察其學而有以教誨之幸甚幸甚不備

卷程教講義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此節言在物欲物之人之所貴者非良貴

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此節言外物之貴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

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此第三節言人能辨在文所讚則自不願

愚嘗聞之曰欲與思皆心之用也外有所慕者謂之

欲內有所省者謂之思是欲者用心向外而思者用

心向內也夫凡人之有所慕於外者必其己之無是

物也若己有是物則亦無所慕於外矣珍寶玩好己

所無也則有見人之珍寶玩好而欲之者美耳目鼻

口己所有也則未有見人之耳目鼻口而欲之者也

今夫人之欲貴也。徒見夫高堂數仞。壞題數尺。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徒見夫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彼有是而我無是也。則不免於欲之。嗚呼。曾不思彼皆外物而已矣。孰若我所自有者之爲足貴哉。我所自有。何以欲爲。抹黛以爲眉。華則華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眉。施粉以爲白。妍則妍矣。固不若吾天然自有之白。公卿大夫之尊榮貴則貴矣。固不若吾性分中自有之貴。也。人有貴於己者。何必外物之貴。是慕且所謂貴於己。

者果何物哉。蓋天之生是人。其生也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之有是性。其發也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推以處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間也。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當然之則。若探其本原而要其極致。則雖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不過此。苟能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則舉天下至美至好可羨可慕之物。皆不能以易此樂。其爲貴孰加焉。此夫子所以謂好仁者無以尚之。正謂人能真知仁之可好。則天下之物無以加於此也。愚嘗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

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又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而塵視金玉銖視軒冕其重無加焉耳又曰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嗚呼茲其所以爲貴於己者與斯貴也人人有之時人自弗思而不知其有耳蓋人之性則知愚賢不肖一也而其氣質則不無清濁美惡之不同其氣清而質美則自其初生已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循其性之自然其或濁且惡也則其於己之良貴固懵然不自知其有

矣然人心之虛靈知覺其神明無所不通苟能反而思之則無不可知者人所以不能知己之有是良貴者亦坐於不思而已耳夫惟其不知有在我之貴也是以不能無所慕於外物之貴者在我之貴有貴於己者是也外物之貴人之所貴者是也人之所貴者必待人以爵位加諸我而後貴是其貴有待於人而非己所自有豈若吾性本然之善自然可貴者哉趙孟晉卿之尤有權勢者能予人以爵位而使之貴亦能奪人之爵位而使之賤受趙孟之爵位而貴者是趙孟之所貴而已其貴非己有也趙孟一朝而予之

則一朝而貴趙孟一朝而奪之則一朝而賤矣故夫趙孟之所貴者趙孟亦能賤之也夫其必有待於人之乎我而貴又不能保人之不奪我而賤是其貴其賤皆係乎人而已無與焉也其貴係乎人而已無與則其貴亦不足貴也已若夫天所與我已所自有者則人又烏得而奪之烏得而賤之哉由是觀之則己之良貴為足貴乎人之所貴為足貴乎必有能辯之者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詩大雅既醉篇之所言本謂臣下醉於人君之酒飽於人君之恩意也孟子引詩斷章則其所謂飽者言其充足於中所謂德

者言其仁義之得於心者也夫其仁義之充足於中也蓋有甚於膏粱之充其腹者又豈有願於人之膏粱以為飽哉有其實者必有其名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求求名而名自至仁義充足於中則其令善之聞廣大之譽自有張施於身而不可掩夫其令聞廣譽之施於身也蓋有甚於文繡之榮其身者又豈有願於人之文繡以為榮哉是其所以不願於人者以其自有於己故也苟非其自有於己則始有不能不願於人者矣故孟子此章當分為三節而觀之其第一節言人皆欲外物之貴

而不知有在我之貴也第二節言外物之貴不足貴也第三節言人能知在我之貴則自不願乎外物之貴也第一節所謂欲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貴於己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二節所謂人之所貴者指外物之貴而言也所謂良貴者指在我之貴而言也第三節所謂仁義聞譽者又指在我之貴而言也所謂膏粱文繡者又指外物之貴而言也內外界限截乎甚嚴蓋尋言之所以如是其深切者正以當世陷溺之深故耳嗚呼孟子之時陷溺之深者吾不暇論也居今之世爲今之儒自其牛角讀書作曰

吾爲應舉之文以取科第之貴而已一旦得官則自謂所學既效而平生之志願遂一身之能事畢矣其間見識之頗明趨向之頗正者能幾何人哉蓋愚嘗求一人焉以與之共學而不可得也是以私淑於經而無所師獨學於家而無所友今先生乃推夫子與進互鄉之心而曉之以義理愚也伏讀三數不覺惻然有契於心者焉思欲有言而不知所以爲言也聊誦所聞如此蓋將演其義而未暇脩其辭也外有私錄二集乃平日自警之辭孝經定本一編又取它書之言孝者爲外傳十篇而編次未畢皇極經世續書

編蓋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其後復推
古今治亂相揮之由若書與春秋則嘗欲集諸家之
善爲一家之解以補先儒之未及而方發其端未及
竟也姑以秦誓一篇隱公一年二年草葉爲獻以求
有道之正蓋多未定之見固有以覺其非而未暇銓
改者幸先生察其所以而終教之

若庸來此二十一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逾冠而
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畫方
且何可量也雖然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以友天下
之善士爲未足尚論古之人愈廣大而愈精微愈

精微而愈廣大豈但不臨深以爲高而已哉僕雖
老不敢自棄願聞切磋語小兒仔復雖同歲而未
知方幸鞭策而進之辛未八月二十六日程若庸

劄子

先生年十三而已厭舉子業至十五六慨然有
志於聖賢之學以探夫瀛洛闡聞之傳即已見
夫大意年十有九淑道統之傳直以繼朱子自
任豈徒爲是虛言以自夸也與噫不幾於生知
者乎晚年從容道義則安且成矣是編起於家
咸淳乙丑訖於咸淳辛未時方二十有三皆年

自編次定爲四卷今恐不敢亂其第四卷雜詩
闕微菴程先生嘗跋其後觀往年受讀於先生
之季子稟今欲看先生之全集則是編者乃先
生爲學之大方進德之次第有志於先生之學
者必由是而基焉則詎可以爲少年之作而迷
湮沒之乎命序次於支言之後仍私錄之名而
自爲外集云元統甲戌三月旣望學生譚觀謹
識

臨川吳文正公外集卷之三

